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姑嫂情深·暖谷生春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姑嫂情深·暖谷生春
馮玉奇著

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姑嫂情深·暖谷生春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姑嫂情深·暖谷生春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205 - 0035 - 7

I. ①姑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0435 号

点 校: 冯英梅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.25 字数: 191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姑嫂情深

一 娇柔弱质哪堪狂风猛施虐	3
二 同病相怜怎禁骇浪痛打击	22
三 婚姻多买卖含悲忍泪离家园	37
四 闺中泣鹄影 挂名夫妻空留痕	49
五 万象虽更新 唯卿终生永枯萎	67
六 偶动正义感 讵料惊生意外缘	82
七 疑云层层智姑娘侦探秘密情	97
八 卧病奄奄 好舅嫂竟作相思药	111

暖谷生春

一 柳浪闻莺无意惊双美	129
二 春夜骤雨有情留嘉宾	142
三 明妒暗恨争宠各献媚	156
四 志薄意弱醉中忘自爱	171

五	悬崖勒马孺子尚可教	186
六	移花接木用心诚良苦	197
七	繁华春江天堂变地狱	209
八	暖谷生春艳福几人享	224
附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	裴效维 237

姑嫂情深

一 娇柔弱质哪堪狂风猛施虐

盛夏的季节，天气真是非常炎热。太阳的光，猛烈地照耀着整个宇宙，大地上的万物似乎受到了一种威胁，而都显出垂头丧气很萎顿的样子。只有绿叶丛中的知了好像还以十分倔强的态度，引吭高歌，发出“吱吱喳，吱吱喳”强有力的呐喊。在这静悄悄的下午的空气里，那鸣声更是显得分外嘹亮。前面是一条小河，因为好久没有下雨的缘故，所以河水并不十分涨满。小河的两岸，只有垂柳和桃枝，柳丝已罩上了翠黄的衣服，而桃花早已凋谢，所剩的也不过是几朵零零落落的残花。这时在那株绿叶成荫的柳树下面，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她穿着一件湖青麻纱的旗袍，手儿拈着飞舞的柳丝，微蹙了两条细长的眉毛，凝眸远望着前面河水上的对对鸭群，呆呆地出神。看她的意态，满面笼着愁云，而且眼角旁沾着晶莹莹的眼泪，显然她是有着十二分不如意的心事，所以还在不时地长吁短叹哩！

她站立了一会儿之后，又慢慢地在小河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，望着那洁净的河水，忽然河面上似乎映现了一个中年妇人慈祥的脸儿，她仿佛也愁眉不展地望着那姑娘。因此在那姑娘的芳心之中更激起了思亲之痛，她的眼泪像雨点般滚落下来，并且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妈，你太狠心了！你为什么要老早地抛弃我独个儿走了呢？假

使你还活在世界上的话，你可怜的女儿何至于今日吃后母这样的苦楚呢？唉！爸爸是被这个狐狸迷住了，他怎么还会来疼爱我？他竟然帮着后母把我当作眼中钉那么看待，做人做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滋味呢？妈，你等着我，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了吧！”

那姑娘边泣边说，说到这里立刻又站起身子，她好像已下了一个决心，咬牙切齿，把两脚一顿，身子便要蹿向小河里去了。不料她的手却被后面一个身穿学生装的青年拉住了，青年满面显出惊慌的神情，口吃地说道：

“莹英，你……你……疯了吗？你……好好儿怎么竟要投河自杀了呢？”

“哦，增辉，呜呜……”

莹英回身一见那个青年，原来是住在同村自己的知心朋友全增辉。因为自己没有兄弟姐妹，母亲又早亡故，所以孤孤单单的没有一个亲密的人。此刻见了增辉，好比见了亲兄弟一样，满腔的哀怨一时也无从发泄，所以投入增辉的怀抱，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了。全增辉自然有些莫名其妙，他紧抱着莹英的肩胛，叹了一口气，很难过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莹英，你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你不要太傻了，你难道要毁灭你自己的青春吗？况且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啊！”

“别人的生命也许是宝贵的，但我这个苦命女子的生命又有什么宝贵可言呢？死了完了，在我倒也可以除却永远的烦恼。在我这个黑暗的家庭呢，也许他们还希望我早一些死，让他们可以快快活活地做人。”

莹英无限怨恨地回答，她说到后面，神情更有些愤激。但到底抵不过她心头的悲痛，眼泪又像泉水一般涌了上来。增辉拉着她的身子，一同在草地上坐下了，又取出手帕来，亲自给她拭眼泪，温

情地说道：

“莹英，你忍心一死倒也罢了，叫活着的人又怎么办呢？你难道这样狠心把我抛掉吗？况且你死了之后，你的妈就没有后代了，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岂不是也要痛哭流涕了吗？所以我劝你千万死不得，总要忍耐才好。”

“忍耐？我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我觉得多活一天我的精神上就多痛苦一天。”

全增辉拍拍她的肩胛，拿手帕给她拭泪。听她这样说，便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莹英，你又不是要在这个黑暗家庭中过一辈子，你难道连这些日子都忍耐不了了吗？假使你心中真的爱着我，那么你终要为我暂时受一些委屈、受一点痛苦才好。”

“我……要不是为着你的缘故，照着我的性子，我早已死了好几次了！”

“唉，只怪我太没有能力，否则，你又何至于老待在家里受气吃苦，所以我心里对你实在有些惭愧。”

增辉听她又眼泪汪汪地说，显然，后母待她的凶恶是到怎一分样儿的程度。他一时叹了一口气，低着头，满面显出歉疚的样子。莹英听他怨到他自己头上了，这就把秋波逗了他一瞥温情的媚眼，低着头说道：

“增辉，这是我的家庭不良，如何能怨到你身上呢？”

“假使我环境很好的话，我就可以央人向你爸爸来提亲了，现在呢，唉！我自己也是寄人篱下，处处地方都要仰人鼻息，我如何还有能力来娶你呢？莹英，好在这学期我已高中毕业了，叔父虽然要我去读大学，但我预备放弃了，我要找事情做。如果经济可以独立的话，那我就可以跟你结婚了。”

莹英见他十二分诚恳的神情，望着自己很真挚地说。一时芳心里非常感动，遂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摇摇头说道：

“不，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放弃你的学业，因为你是一个有才干的青年，假使没有高深的学问，怎么能够为国家干大事业呢？所以我情愿自己多受一些委屈和痛苦，我希望你听从叔父的话，还是读大学去吧！”

“话虽不错，但是我到外面读大学去，我更不能时常见到你了，万一你像今天那么受不住后母的委屈而又投河自杀了，那我就是到海外去留了学，我做人也是没有什么滋味啊！况且叔父虽有叫我读大学的意思，而婶娘却大为不赞成，冷言冷语地讥笑我，说我没有出息，活了二十岁了还在家里吃闲饭，不会赚钱。我听了也很不受用，所以我要到社会上去找事情做，一半固然是为了你，而大半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做打算哩！”

“唉，我和你的身世真可说是同病相怜，想不到我们的环境这样恶劣，增辉，我希望你去读大学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自杀了。”

莹英十分感叹，她还是低低地劝说，一面把娇躯偎到增辉的怀抱里去了。增辉偎着她的粉脸，用手理着她被风吹乱的头发，点头说道：

“是的，你以后切不要再有自杀的举动了，因为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常言道‘蝼蚁尚且惜生’，何况是一个人呢？尤其是像你这样貌艳于花的姑娘……”

“可惜的是命薄如纸啊！”

莹英不等他说下去就接着说了这两句话，她显出哀怨的神情，又连声叹气。增辉却把手去按住她的嘴，摇头说道：

“不，你并不算命薄，年轻的时候吃些苦，这不是真正的苦，只要将来我们大家有好日子过，那就会得到人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

乐趣了！不过，我千叮万嘱地关照你，你不能自杀啊！自杀原是最懦弱、最没有勇气的人才会去做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追求人类的自由平等，我们是需要努力奋斗才好啊！莹英，你以为我这些话也说得有道理吗？”

“有道理，有意思，增辉，我以后就记着你这些话了。”

增辉这一番鼓励的话，听到莹英的耳朵里，一颗芳心似乎深深地得到了无上的安慰，她频频地点头，粉脸上万分哀怨的表情之中到此也不禁浮现了一丝喜悦的微笑，这笑容在增辉看来更觉得说不出的娇艳好看。熏风一阵一阵地吹送，虽然是有一分炎热，但是在莹英身上传过来的女子的幽香，送进增辉鼻端，芬芳而甜蜜，实在使人有些心神欲醉。增辉情不自禁地捧着她的粉脸，脉脉含情地呆望了一回，忽然凑上嘴去，向她啧啧地亲了一下。不料莹英早有防备，她拿手背预先按着自己的小嘴，因此增辉吻着的不过是莹英的手心而已。莹英忍俊不禁，她便逗给增辉一个神秘的媚眼，哧哧地笑出声音来了。增辉对于她这个举动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也感到她的淘气可爱，于是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，还有些孩子撒娇的表情，说道：

“莹英，你这样狡猾，你这样小气，难道你不肯给我享受一点甜蜜的温存吗？”

“也不知是你狡猾还是我狡猾呢？”

“我狡猾什么呀？”

“你想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地亲我嘴吗？为什么预先不征求我的同意呢？这不是显得你狡猾吗？”

莹英向他这样责问，倒把增辉问得哑口无言，一时望着她的娇靥，连自己也笑出声音来了。遂低低地说道：

“莹英，是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！”

“你自己也知道错了，那么应该受罚呀！”

“好的，你说吧，你要怎样责罚我就怎样责罚，只要你吩咐一句，我绝对不敢说一个不字。”

莹英听他这么说，遂把眼珠在长睫毛里滴溜溜地一转，盈盈地瞟了他一眼，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你真的肯听从我的话吗？”

“当然真的，你吩咐的事，我长了几颗脑袋敢违背呢？”

“好！那么我就罚你不许亲我的嘴。”

“啊！这个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

“你太开我的玩笑了，莹英，别的责罚就是杀了我的头我也情愿，可是对于这种责罚，未免叫我太痛心了。”

增辉听了她的话，失望得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，低低地说。莹英娇憨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胛，以俏皮的口吻向他问道：

“你长了几颗脑袋敢违背我的命令呢？”

“我自然不敢违背，但我再三要求你，希望你能够撤销这道命令，用别的条件来处罚我好吗？”

莹英听了，却不再作答，掀着酒窝儿只是微微地笑。增辉知道她无非是假意刁难自己，也许此刻她已有默允的意思了。这就放大了胆子，把莹英的脖子紧紧抱住，低下头去，这回在她的小嘴上便真的吮吻住了。莹英坐在草地上是盘着膝踝的，被他热烈地抱住亲吻的时候，忽然触痛了她腿上什么似的，立刻皱了翠眉，嗯了一声，急急地把增辉推开了。增辉正在享受甜蜜的当儿，被她这么一推，心中很是奇怪，遂低低地问道：

“你干吗？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……”

莹英口里虽然这样否认着，但她的神情显得十分凄凉，而且她的玉手还在轻轻地抚摸着自已的大腿。增辉向她呆望了一会儿，怔怔地问道：

“你腿上怎么了？被我弄痛了吗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增辉听她说这一声不是，喉间已有哽咽的成分，同时两眼也有些泪汪汪的样子，一时暗暗生疑，遂伸手把她的旗袍下摆高高地掀起，忽见她粉嫩雪白的大腿上有两块紫红的伤痕。因为时处仲夏天气，她当然没有穿着长袜子，所以那伤痕映在增辉的眼帘下，自然特别清楚，因此由不得呀了一声，惊慌地叫起来。莹英却把旗袍下摆又很快地放下来，不等增辉问话，眼泪早像断线珍珠似的滚下了两颊。增辉虽然猜得着，但口里不得不低低地问道：

“莹英，你这伤痕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“别问了，说来还不是我的命苦吗？”

“啊！这么说，难道是你后母虐待的吗？”

莹英没有什么话再可回答，她又惭愧又痛恨，伏在增辉的肩膊上忍不住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全增辉心中暗想，原来莹英受了她后母这样的委屈，那就无怪她痛不欲生自寻短见了。一时感到十分不平，遂抱着她身子，一面温情地抚慰，一面怒气冲冲地说道：

“他妈的，这该死的泼妇，竟用这种手段来虐待你吗？那真是太可杀了！莹英，你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，难道甘心受她这么欺侮吗？你也有两只手，你不曾向她反抗吗？”

“反抗？唉，除非不在她家吃饭……”

莹英虽然是停止了哭泣，但眼泪还像雨点一般滚落下来，增辉哼哼地冷笑了一阵，握紧了拳头说道：

“这又不是她的家，是你爸爸的家，你是你爸的女儿，也可说是

你的家呀！老实说，她比你后进门来，凭什么神气活现呢？”

“在这无可理喻的黑暗家庭里，你还讲什么道理呢？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，强权便是公理，武力就是后盾。我没有一个叔伯，我也没有一个兄弟，有谁能给我做个保障，向他们提出交涉呢？要住在这个家里，只好忍气吞声地受委屈受侮辱，除非死……”

莹英说到死的时候，她的粉脸立刻又悲哀起来，增辉急得什么似的，连忙摇摇头说道：

“死不得，死不得，莹英，你……为了我，为了你将来的幸福，我劝你千万再忍耐一点吧，但愿我在一年之中，能够有自立的能力，那时候你就会像小鸟儿飞出了笼子一样自由自在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这样希望着、期待着……”

“莹英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希望一定会实现。我们能够有一个美满而幸福的小家庭，那时候我们还会养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，他长得活泼聪明，他会叫你妈妈，他会叫我爸爸，我们在星期日放假的时候，带了小宝宝一同到公园里去游玩，我们看着他蹦蹦跳跳，我们看着他唱歌，莹英，你说我们心中欢喜不欢喜呢？”

增辉这一番话说得莹英的芳心里这一阵悲哀早已被甜蜜遮掩过去了，因此粉颊儿浮现了羞涩的红晕，秋波脉脉含情地斜乜了他一眼，眼角旁也不免透露出一丝欢悦的笑痕来。但她却用手指在增辉脸颊上划了划，赧然笑道：

“哼，亏你说得出这些话来，难道不怕难为情吗？”

“这怕什么难为情啊？莹英，你不是期待着有这样的日子吗？”

“嗯，嗯。”

莹英娇羞欲绝的表情，却把粉脸儿藏到他的肩胛上去了。增辉抱着她的娇躯，好像得到了无上安慰的样子，说道：

“莹英，你真是我的灵魂，你也真是我的生命。没有见到你的时

候，我的心里总觉得死沉沉的感到寂寞，不过，我只要一见到了你的脸之后，我就觉得什么痛苦都会忘得干净了。所以我是为你而活着，只要我们有美满的结合，我什么艰难都不怕，我什么痛苦都肯牺牲。莹英，你听，这树丛内的鸣蝉声声不是在鼓舞我们努力奋斗的勇气吗？”

“嗯，我希望我能够永远躺在你的怀抱里，那我一切的痛苦也都会忘记了！”

两人低低地说着，紧紧地偎着身子，柔情如水，蜜意如云，大有永远不再分离的意思。这时太阳已向西山脚下慢慢沉下去，四周的空气似乎凉爽了许多。蓝色的天空浮着片片桃红的晚霞，衬着远处飞扬上来的炊烟，笼着丝丝的柳条如烟如雾，倒是一番很美丽的乡村景致。莹英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，忽然见三五成群的小鸟掠着翅膀横空归巢，这就猛然想到时已不早，若不回去恐怕又要受后母的责骂，于是低低地说道：

“增辉，已经黄昏时分了，我该回去了！”

“你忙什么，刚才炎热的太阳照着大地，此刻凉风拂面，我们乐得乘一会儿凉、谈一会儿心，你瞧，这黄昏的美景是多么使人留恋，尤其和心爱的人伴在一起，我实在是乐而忘返了！”

“增辉，黄昏的美景虽然令人留恋，但它的时间到底是太短促了，因为不多一会儿，夜色就要降临大地，宇宙间又会呈现恐怖的颜色。所以我不希望留恋在这短促的美景里，我们要永远步入良辰美景的环境中，过着没有黑暗降临的生活。所以你要为我恶劣的处境着想，你应该让我回去，否则，我被后母折磨起来免不了又是一顿打骂。所以我们要求永远地相聚在一处，还得你多多努力奋斗才好。”

增辉听她说了这一番话，知道她在淫威下，实在也是没有了办

法，遂很同情地点点头，一面扶起她的身子，一面拍拍她的肩胛，说道：

“好的，我听从你的话，我一定奋斗到底，来完成我们美满的理想。”

“嗯，那么你也早些回去吧！”

“不过，你千万要忍耐，我们度过了这黑暗时期，光明就会降临在我们头上的。”

两人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走到那条板桥上了。莹英偎着木栏杆，望着下面不疾不徐的流水，又木然了一会儿，忽然抬头说道：

“增辉，你不要送我了，我们再会吧！”

“再见……”

增辉和她紧紧地握了一阵手，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声再见，方才匆匆地回身走了。莹英站在桥头上，眼望着增辉身子消失了，她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，只觉无限怅惘！她低了头，穿过板桥，正欲回家的时候，忽然见那边树蓬里走出一个身穿白竹布短衫裤的男子来，年约二十岁，生得獐头鼠目，头发上还有几处癞痢。他向莹英笑嘻嘻地叫道：

“表妹，好啊，今天被我瞧见了，原来你跟全增辉在谈爱情呀！”

“不，不，表哥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几时跟人家谈……”

莹英见那男子就是自己后母许丽贞的外甥孙得根，因为听他这样乱说，自然大吃了一惊，一时血红了粉颊，忍不住急急地辩白。但孙得根不等她再往下说，就呸了一声，扮着鬼脸，说道：

“哼！哼！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，你倒还想瞒着我吗？哎哟，亲热得来，勾肩搭背，倒像是对夫妻的样子。”

“我的事情，不用你管什么闲账！”

莹英因为他说话粗俗，明明有讥笑的意思，一时把心一横，索